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F EASTERN STUDIES
YENCHING
NOV 21 1958

農政全書卷之三

午改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特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謚文定上海徐光啓纂輯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應天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陽張國維鑒定

直隸松江府知府穀城方岳貢同鑒

農本

國朝重農考

馮應京曰昔黃帝畫井分疆依神農耒耨之教導生
民之利稼穡爲寶所從來矣堯謹授時禹勤溝洫稷
播嘉種弘配天之烈而邠風陳詩於耜舉趾築塲納

稼之閒、王化基焉、周官體國經野安擾邦國辨以土
宜、分爲井牧、有經畛涂道、以正其疆界、有溝洫澮川、
以宣其水澤、安厽以田里、利厽以興鋤、勸厽以時器、
任厽以疆予、而帝王所爲、因天規地、率育羣生之良
法、於是乎大備、秦開阡陌而井制廢、玄扈先生曰商鞅相秦專以農
戰強國、讀開塞耕戰書可見矣、而謂其廢先王井田、
疆理溝洫道涂之制可乎、後世不曉、以爲廣地計也、
不知廢此古制、地則荒矣、世有若是之愚、商君乎、夫
鞅之開阡陌者、古者一夫受田百畝、皆有限制、鞅尚
首功、得五甲首而隸五家、又制爲武功爵、使有功者
田連阡陌、廢先王自畝限田之法耳、太史病之以是
爲并兼之始也、豈謂其劑平疆理廢先
王之經畛溝洫、而變爲平原廣隰乎哉、漢去古未遠、

文帝有其時而不爲、唐太宗銳意復古、可爲而無其
臣、新莽非其人、周世宗非其時、而王道卒不可復矣、
三代以後、善法古而師其意、唯是皇祖二百年來、
籍餘烈以休養、庶幾登平上理矣、而邇乃財殫民窮、
誰獨無根本之慮、書不云乎、法祖攸行、皇祖宵旰、
民依、垂憲萬世、芳躅固班班可述也、而列宗踵武、
恤民亦各有懿政在、謹用揚勵、綴以諸臣末議、備考
鏡焉、繫我太祖高皇帝天縱聖神、憫元政之昏虐、
日擊羣雄、無救民者、親提一劍、拯元元於水火、諸艱

凶疾阨之苦業身嘗在田間復與衆英賢深究民生利病故注意於農事者獨詳渡江初卽以康茂才爲營田使諭之曰比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作而軍用浩殷理財莫先於務農故設營田司命爾此職巡行隄防水利之事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務以時蓄洩毋負委托已又以茂才所屯田積穀獨充餉而他將皆不及申令各督率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又下令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有司親臨督勸惰不如令者罰謂中書省臣曰

爲國以足食爲本大亂未平民多轉徙失本業而軍國費悉自民出今春和時宜令有司勸農事勿奪其時仍觀其一歲中之收穫多寡立爲勸懲吳元年冬祀鬲丘世子從上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一嘗知吾農民之勞苦至此乎夫農樹藝五穀身不離泥塗手不釋耒耜而茅茨草榻麤衣糲飯其以供國家經費甚苦故令汝一知之欲汝常念農勞取用有節使不至於飢寒也上自舉義旗以來兵革倥偬百務草創未遑獨計所

爲教寧吾民以厚其生蓋不啻勤摯如此矣比登大寶洪武元年卽詔遣周等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田畝經理以實聞毋妄有增損爲民病二年二月上躬享先農以后稷氏配遂耕籍田於南郊又命皇太后率內外命婦蠶北郊供郊廟衣服如儀自是歲爲常是歲五月駕幸鍾山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乃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不歷農畝者久適見田者冒烈日暑而耘心惻然憫之不覺徒步至於此農爲國本百需皆所出而苦辛若是爲司牧者壹嘗憫念之乎三年

以中原久被兵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司農司掌其事夏久不雨乃擇六月朔四鼓帝素服草履徒步詣山川壇躬禱設藁席露坐晝暴於日夜臥於地皇太子捧榼進農家食凡三日已而大雨霑足中書省臣奏言太原等衛屯田宜稅上曰邊軍勞苦能自給足矣其勿徵四年興廣西水利修治興安縣馬援故所築靈渠三十六陡水可溉田萬頃已又命工部遣官往廣東買耕牛給中原諸屯種之民有司考課令必書農桑學校之績違者罰

今皆紙上栽桑

矣。聞士卒有饋運渡遼海溺死者，終夕不寐，乃命羣臣議屯田法，以圖長久。十四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農民之家，許穿細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穿布。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穿細紗。著大誥言古田井於官，驗丁給民，士農工各有專務，商出於農，貿易於農隙，朕思治窮源，與民約，告凡鄰里，互相知下，互知務業，絕不許有逸夫。二十年，上又念民貧富不均，富者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詭寄飛灑，奸弊百出，有司至莫能詰，而貧者益困，乃遣國子生

武淳等隨所在稅糧多寡，定為九區，區設糧長四人，集耆民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美惡寬狹，若丈尺，書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次彙為冊，謂之魚鱗圖冊。上之而經界，於是乎始正。先是詔兵興來，所在流徙，所棄田許諸人開墾，業之。果行此二百年，百倍富於文景矣。即田主歸，有司於附近撥給耕作，不聽爭惟墳墓房舍還故主，不聽占已。又詔陝西河東山東北平等處民間田土聽所在民儘力開墾，為永業，毋起科。二十一年，戶部郎劉九臯言古狹鄉民遷於寬鄉，欲地

不失利民有恒業也。河北諸處自兵後田荒居民少宜徙山東西之民往就耕。上曰山東多曠土不必遷。遷山西潞澤民無田者往業之。令耕種蠲科繇仍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焉。冬下令五軍都督府謂養兵而不病於農莫若屯田。若但使兵坐食於農農必敝。其令天下各衛所督兵屯種以舒國用。已又命移湖杭溫台蘇松諸郡無田之民往耕淮河迤南滁和等處閑田仍爲蠲賦給鈔諭戶。尚書楊靖曰國家使百姓衣食足給不過因其利而利之要在處置得宜毋使有司爲侵擾也。武定侯郭英請築魯王塋所享堂周垣。上曰使民以時奈何當耕種之日急築垣以奪農時乎。止之。二十七年令戶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棗。里百戶種秧二畝。始同力運柴草燒地。已乃耕。比三燒三耕。已乃種秧。高三尺。分植之。五尺闊爲壟。每百戶初年課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訖具如日報。違者謫戍邊。又以湖廣辰永寶衡等處宜桑而種者少。命於淮徐取桑種二十石送其處給民種之。尋遣監生人材詣天下督吏民修農

田水利而具勅天下諸陂塘湖堰可瀦畜旱暵宜洩
瀉防霖潦者各因地修治毋怠亦毋得妄興工役疲
吾民二十八年旨下戶尚書言百戶爲里春秋耕
獲之時一家無力百家代之又命天下鄉置一鼓遇
農月晨鳴鼓衆皆會及時力服田其惰者里老督併
之不率者罰里老惰不督勸亦罰蓋當是時榛莽之
地在在禾麻游散之民人人錢鏹每月旦召京師父
老躬諭以力田敦行於都哉高皇帝之爲烈也體
天地養萬物之心師帝王經井牧之意仁義旣效樂
利無窮而猶蠲租之詔無歲不下遣賑之使有玩愒
誅恒若飢寒之迫吾民注望子臣之繼厥志至今讀
嘉瓜一贊雖千萬世休忘勸農之句而情見乎詞矣
則豈非世世率繇之盛軌哉建文帝嗣極之元年
卽下養老墾田賑貧減租之詔而方孝孺志恢王道
謂井田爲必可行雖當羽檄旁午一時君若臣然不
忘保民之思焉文皇帝入繼大統乃命寶源局鑄
農器給山東等諸被兵處徵耕牛於朝鮮送至萬頭
每頭酌以絹一疋布四疋以其半分給遼東諸屯士

當謂戶尚書曰近因兵戈蝗旱民流徙廢業不及今勸相使儘力農畝將不免有失所者其蚤遣人督勸毋忽首命靖安侯王忠往北平安屯田軍民整理屯種已又允工尚書黃福奏給陝西行都司所屬屯田牛具如北平例諭令寧夏各屯於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浚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而聚旁近四五屯輜重糧草於此俾無警各分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保待援兵使寇至無所掠又命各都司摘差官軍給牛種耕閑田視歲收之數定考較法謂之樣田除官正糧及種子外餘糧悉以與軍廣東奏蕃夷入貢方物請運民力接運上曰爲君務養民今蕃貢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假令自春至秋入貢不絕皆役民豈不妨農事其俟十一月農畢乃令接運聞柳州自正月至六月不雨憂形於色乃命戶部亟遣人往視之又下詔中外軍民子弟自削髮冒僞僧者并其父兄發五臺山輪作畢日就北京爲民種田車駕北征有告軍士取民田穀飼馬者面責之曰農終歲胼

祗以供國用。汝獨不念耶。斬以徇。文皇帝躬親戎馬者四五載。念民勞止。時加撫綏。已復三犁虜庭。司農拮据不遑。惟是留意邊計。所畫屯田法甚具。斯亦厚農裕國一長略矣。昭皇帝當監國時。台州啓修復河道。諭工部以春秋慎用民力。而譏不時。可令農隙修築。嘗赴召過鄒縣。道逢飢民。惻然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瘼不上聞。至此乎。召父老問所苦。賜以尚食。復責山東布政使石執中曰。民窮若此。動念否。執中以奏免田租對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租耶。速發官粟賑之。人六斗。毋懼。擅發。吾見上自奏也。及登極。詔下言郡縣水旱缺食。有司卽體勘賑濟。其民流徙。田土拋荒者。爲覈實除豁。召別佃中官田。聽照民田例起科。已諭戶部令天下衛所屯田軍士。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工給事中郭永清疏乞令有司如舊制。嚴督里老百姓。以時闢田園。修陂堰。種桑棗。從之。上嘗促詔賑淮徐山東飢。言救困窮當如拯焚溺。不可緩。其重民命如此。伏睹寶錄所載云。上嗣位。每日爲人君止。

於仁故弘施濡澤詢民隱急農事日以恤人爲務在
位僅十月而德政加多廟號曰仁允矣哉章皇帝
舊勞於外知小人之依禮部進籍田儀注上覽之
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所
貴有實心耳誠體祖宗之心念創業艱難憂恤蒼
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誠
輕徭薄賦使之以時而貴農重穀禁止遊食則人咸
趨稼不待勸率斯蓋識禮之意矣已因春雨頻降令
戶部移文郡縣均徵徭勸農桑貧不給者發倉賑之
時有建言洪武中命天下栽桑棗今砍伐殆盡有司
不督民更栽致民無所資上曰古宅不毛者罰里

布祖宗養民意甚重其申令郡縣督民以時栽種
仍遣官巡視嘗謁陵道中憫耒耜者爲賜鈔因御
製耕夫記識不忘又嘗諭吏部臣以欲使農民得所
在擇賢守令因出御製憫農詩一章示之而喜雨則
有詩織婦則有詩豳風圖則又有長詩令揭便殿資
徹勵又令北直隸地方照洪武二十八年山東河南
事例民間新墾田地無多寡不起科有氣力者儘力

種率此言也以至于今樂利遍天下矣蓋嘗反覆章皇帝愛養懿政

而深有味乎其言也曰朕祇奉祖宗成憲諸司事

有奏請者必考舊典兢兢民事斯固其法祖大端云
明興七十載於茲高皇帝深仁厚澤業奠不拔之

基而農業艱辛載在皇陵碑記且務本之訓傳自

文皇鋤禾日當午之詩授于仁廟休養生息堂構

相承天下方脫鋒鏑湯火之苦守令尚保舉久任肅

法字下役簡賦薄安堵蕃富號稱治平比英廟冲

齡嗣位臨以太皇太后猶襲餘庥無忘民瘼楊十

奇等上言太祖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又開濬陂塘

修築圩壩以備水旱歲久弊滋水利多湮請遣京廉

幹者往督有司平糴備荒修復陂塘圩壩卽用以殿

最有司得旨令亟行之蓋本朝高章一創一

守光禹湯而邁成康其傳家經國惟是重農爲啓佑

而億萬載無疆惟休厥有本矣景泰間商學士輅陳

邊務言口外田地極廣其附城堡膏腴先經在京勤

臣等家占作莊田其餘閑田又被鎮守總叅等官占

爲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下所司查議繇成迄弘

蓄積寢寡而盜寢繁乃下令申飭洪武中預備四倉
之制先政蕩然矣括鍤金糴粟及勸借里戶以備旱澇已

又招民輸粟補官暨贖罪而督有司積粟視州邑大小有差法具備乃貴戚內臣則往往有莊田又有皇莊田倣宋季公田租課典以中官所侵奪鄰近民家業甚橫賴敬皇帝仁明稍裁以法一時貴戚近幸歛手不敢肆云當弘治初上允戶尚書請令禮部于耕籍儀註內增上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常服執農器引見行禮乃令終畝人賜布一疋又允撫臣言疏

沿河南彰德等府州縣渠堰凡王府屯官之兼并豪右碾磨之侵據悉釐正之尋又遣工侍郎濬吳淞白茅港以泄積水當是時上方銳意圖治農桑不擾蠲恤頻行十八年培植深固延至正德之季猶能挈無缺之金甌以付肅皇夫亦孝廟之不忘國恤所貽者遠也肅皇帝起自潛邸適公私蠹耗之後御宇二十年以前軫念民事尤切允給事中底蘊言改皇莊爲官田禁諸勳戚家不許朦朧陳乞一掃中葉來畿甸民之擾害又下詔言農衣食所出王政之

首務也。各該撫巡所屬官帶農田銜者，不許營別差委。務督令舉職循行勸課，其原未設官者，委佐貳主之。歲嚴課其殿最，其土田爲水衝沙塞、江海珊淤者，節有豁除，所司不能究宣，獨優富家，不及貧弱，加之攤派包賠，細民滋困。其擇廉節官，勘覈豁除之。九年，建先蠶壇於北郊，十年行祈穀禮於大祀殿，已而召翟學士鸞等偕往西苑視收穫。帝御邠風亭，諭諸臣曰：農之勞苦，親見爲真。我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委爲

粒粒辛苦也。又建無逸殿，書周書無逸篇於其壁，題其旁亭曰省耕，曰省斂。倉曰恒裕，刻輿獻考睿製農家忙律於殿壁，御爲文記之。意念遠矣。十八年，還自顯陵途中爲賦麥浪詩。十九年，禱雨宮中有應。二十年，禱雪有應，皆爲賦詩志喜。時蓋玄修未啓，嚴嵩未柄用，南北兵戈未熾，而日上所爲垂章光于部屋，灑露潤於窮甿，蓋猶有恭儉之思焉。穆皇帝清淨化民寬仁馭下，二年之耕籍，三年之賑災，休有烈光，雖非久，上賓貽謀弘遠矣。嗣我皇上天挺英睿，虔

始勵精萬曆初允輔臣議清丈均賦者用蘇民困非
盡地利求增稅也恩意深篤一時府州縣無敢不行
丈量法者撫按官督課嚴核其清強敏練撫字忠愛
之吏因得自効而諸方田法令纖悉明具人習步算
而賦均異時虛糧貽累之弊盡汰步算乃待此時習耶且亦何能習也
十三年春久不雨屢禱未應命禮部具躬禱南郊儀
以聞上曰朕步行不乘輦百官隨行天象災旱朕
爲黎庶祈禱豈憚途勞乃齋居夙戒擇四月十七昧
爽步詣郊壇祭禱如儀上於幄次諭輔臣等曰天

時亢旱雖由朕不德亦因天下有司多貪暴爲民害
于天和自今其慎選毋忽仍步還宮浹旬乃大雨是
舉也宛然高皇帝憂旱芳規矣已因中州大饑特
出內帑遣鍾御史化民持節往賑而慈聖宮中宮各
爲捐助費不下數十萬中外莫不歌舞皇仁乃頃
者征繕日煩繭絲遍天下議者惓惓罷升穉譬病癰
疽不遑念元氣藉使應砭而愈正費調治臣請言調
治之方則無如重農矣公出獄余晤之未及勞苦輒道此數語甚切又亟與余索
江南農師以治江北國家奠鼎燕京卽勝國之故都
之田仁人之言哉

勝國當泰定時。翰林學士虞集議以爲京師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皆萑葦之所生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謂宜用浙江之法。築堤捍水爲之田。聽富民願耕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定其等爲之疆畔。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能以千百夫耕者。亦如之。十年後。田成有積蓄。命以官高者佩印符。許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近可得民兵十萬。以衛京師。禦島夷。遠可紓東南萬里航海饋運之危。難而江海游食輕剽之民亦率有歸。議中格。後竟以

海運不繼。亟爲海口萬戶之設。大都本集言。然已無及矣。本朝海運旣廢。軍國大命。獨倚重於漕儲。頃復黃淮梗塞。轉運艱阻。且倉庾無二年之蓄。水旱有不時之憂。而三輔顧多曠土。海墻率成沮洳。在在可耕。可鑿。嘉靖中。給事中秦鰲。詹事霍韜。皆扼腕言之。邇年給事中徐貞明。念西北水利事。裹糧從二三屬吏解事者。經度之。信其必可行。以爲京東輔郡。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卽通。水與田平。一引卽至。具可疏

鑿成田如密雲之燕樂莊平峪之水峪寺及龍家務莊三河之唐會莊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厓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莊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舖反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濱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舖地方又鐵廠湧珠湖以下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田遷安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入灤河又蠶姑廟湧泉成河夾河皆可田盧龍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莊撫寧西臺頭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豐潤南則大寨及刺榆柁史家河大王莊東則榛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清莊塢導河可田後湖莊疏湖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棄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地民棄不業者召民業之助其力屯牧地屬官者闢其蕪而收其入先之京東數處兆其端而畿內列郡可漸行也先之畿內列郡引其緒而西北之地可漸行也在邊陲則

先之薊鎮而諸鎮可漸行。至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乃陳興水利十四便益言甚悉。又謂行水之地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其最下者遂以爲受水之區。勢固不可強。如懷慶當丹沁下流而真定尤滹沱所必衝。安能久而無患。今致力當先于水源。先其源則流微而易御。田其上流則水殺而無衝激汎濫之虞。疏上竟沮浮議不果行。先是臺臣周用因河數衝淤議及東省水利以爲治河墾田事相表裏。田不治則水不

可治。運河以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雖有汶沂洸泗等河與民間田地曾不相貫注。每年泰山徂徠山水驟發則漫爲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與河無異。一值旱暵則又故無陂塘渠堰蓄水以待急。遂致齊魯之間方四五千之地一望赤地蝗蝻四起草穀俱盡。此皆溝洫不修之故。今欲修溝洫非謂一一如古也。古人原是如此但各因水勢地勢之宜縱橫曲直隨其所向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委

之於海莫若正疆里以稽工程集人力以助夫役蠲

荒糧以復流移。專委任以責成功。持定論以察羣議。毋以欲速而轍更張。毋以小利而生沮撓。則治河裕民之計也。事需後。張瀚之請墾鳳淮田也。疏稱兩府地廣人稀。一望黃茅紅蓼。多不耕之地。間有耕者。又苦旱澇。雨多則橫潦瀾漫。無處歸束。無雨則任其焦萎。救濟無資。是以飢饉窘迫。煙稀土曠。此地界連蕭碣。汝潁逋逃之藪。積久不無隱憂。宜得專官。教民稼穡。夫水土不平。耕作無以施方。必先度量地勢高下。跟尋水所歸宿。濬河以受溝之水。開溝渠以受橫潦。

之水。官道之衝。設大堤以通行。偏小之村。亦增卑以成徑。惟欲於道傍多開溝洫。使接續通流。水由地中行。不占平地。又度低窪處所。多開塘堰。以潴蓄之。夏潦之時。水歸溝塘。亢旱之日。可資引溉。高者麥。低者稻。平衍地多。則木棉桑柟。皆得隨宜樹藝。土本膏腴。地無遺利。遍野皆衣食之資矣。次則招撫流移。寬慰安插。量撥地土。處給牛種。蠲逋負。緩起科。又或招致江南客戶。或勸諭本土。地鄰。或審擬徒夫。無力者。令供役。開濬。有力者。出資給食。皆僉事可得專行。議既

允惜其時不講于任官之道而猥以委之貪穢之吏
 梟僉竟令以人廢盛舉也若東南水利呂光洵條議
 特詳謂三吳古稱澤國其西南翕受太湖陽城諸水
 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高者
 田常苦旱卑者田常苦澇昔人治之高下曲盡其制
 既於下流之疏為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於江
 山東以入於海而又畝引江湖流行於岡隴之外
海涖也岡隴之外則海矣是以渚洩有法而水旱皆不為患近來
 縱浦橫塘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頗通曰黃浦曰劉家

河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而岡隴

諸支河

此處實非岡隴蓋近海之地比下鄉稍高耳如吾松之稱沙岡竹岡者皆是也

又多

壅絕無以資灌溉於是上下俱病而歲常告災治之

之法當自要害始先治澱山等處一帶芟蘆之地導

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

并太盈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茆港

并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

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於

小浦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瀦

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憂矣。凡岡隴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如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經也。潘鳳梧有言：水利微妙，通知者少。自非殫思熟見，鮮能究其源委。試舉嘉湖，餘可類推。夫防護修葺之法，小民最無知，全賴上人真知而禁之。如湖州之圩低，其港常闊，人憚於增外，僅為修內，故水益闊，易衝，而湖州多淹。崇桐之土高，其港常窄，人憚於開外，日為填出，故水益窄，易涸，而崇桐多乾。此其言蓋與光洵議互相

發云：湖州地下無土，崇桐地高土多，無土者將何增外，土多者其傍河之田不肯增土，以為岡隴，凡

高下鄉皆然，低鄉築圩，高鄉開河，如是而已。中州濱河之區，歲苦馮夷衝

嚙，顧以全河建甌而下，當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方數

千里之水，曾無一溝一澮，為之停蓄，以故頻受其患，

而不獲資尺寸之利。若乃鄴之漳水，南陽之鉗盧陂，

昔人率用以廣灌溉。宋於河北諸州，水所積處，興堰

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田，民賴其利。何至於今皆

沒沒也。關中引涇通渭，故有鄭國渠，白渠，諸跡可尋，

并州西南，若汾若沁，盡可引注為農田。用李冰為蜀

守壅江水作壩穿二江通舟楫因以溉諸郡今陸海
固在也三楚漢沔西來大江中貫洞庭浩淼誠盡力
溝洫開渠建閘在在腴壤何至如今之鹵莽而獲廣
南沿海多淤沙饒沃容有未興之利八閩江右畝窄
人稠乃中原迤北之境則極目荒莽水無嚮導田不
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飢餒終無適樂土之
慮故民之爲言瞑也謂瞑瞑無知猶羣羊聚畜然須
牧者之所置之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饒鹵則
零耗善乎崔寔之言之也我高皇帝深維理道數

徙民就業寬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猶彷彿乎井授
遺意而嗣後絕未有踵行之者何哉若屯政梳爬非
不嚴也而託名逃荒巧爲影占者弊仍未易究詰乃
邊鎮如遼東如宣大如甘肅視國初屯糧之原額今
且不啻損十之五卽雖叅罰之例故未嘗廢亦惟是
較多寡于催科曾未聞有以撫流移闢草萊上功募
府者又何暇責以建阡陌浚溝洫導利於非常之原
乎昔有爲行經界寓地綱之議者以爲狄騎利在平
曠易爲馳突今邊塞率平原曠野險阻實稀宜因屯

田定其經界開爲溝洫。就用田者之力。每一里共濬一溝。界如古井田之制。一可以息爭端。二可以備旱潦。三可以阻敵騎。四者或我兵車禦虜。即可依此爲常陣。免臨時掘塹之勞。此蓋本吳玠在天水軍制金騎遺法也。今井制堙廢久矣。聞山東登萊猶存畝澮。而東虜竟以勢難踰越。不敢犯。寧夏多水田。有溝塹。夏月種作。則胡馬不能來。故稱安寧。以斯知廣畝濬川。所以興利厚農。亦以設險守國。且也計口授田。俾有恒產。庶人人樂本業。而安爲黔首。卽有豪傑難以

率亂。故三代盛時。人必里居。地必井畫。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率不外此。方正學有言。流俗謂井田不可行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絕。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強欲堙卑夷高。以畫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道。則可矣。而江漢以北。平壤千里。盡而井之。甚易爲力也。嗟乎。自限田名田之議。先漢不卽行。而貧富益遠。唐李翱。宋林勳。倣古井田意。分劈講畫。作平賦政本二書。甚具。而宋儒張子厚。有買

田一方、畫爲數井之思、且講求法制、以爲不刑一人而可復、時皆不售、淳熙中朱文公熹知漳州、欲行經界、獨丈量隱稅、令貧富得以實自占、非復若限田均田之難、而亦竟爲豪家猾吏所排沮、所以深致慨于井制之未易復也、生民之計、將無已、遂窮乎、亦惟是我高皇帝宸慮精詳、時時體井田遺意、卽召人墾荒、亦必驗丁撥給、限定田畝、不許拋荒流移、而御製大誥續編、且惓惓以田不井授爲憾、諸所爲農田計、久遠者、酌古準今、足爲萬世法程至明也、余嘗謂夏

后五十七股

人七十、非厚民而多予之田、乃限民不得多種也、吾高皇帝真得此意矣、故曰朔明主意見自然、到此不

可學、不當其時、三尺新懸、有司奉行惟謹、未嘗特爲

必學也、農事設專官、人盡農官也、以農桑責之郡縣、以屯種

責之衛所、非農事修舉、不得注上考、官愈增、事愈廢矣、何也、事廢而

後增官、官增謂事舉矣、其實不舉事也、蓋設官分職、原以爲民、孔曰富

之孟曰制田里、教樹畜、舍此更何事事哉、嗣後不察

而增設府州縣、勸農佐貳、設屯田水利、臬臣又或特

遣重臣、諸牧民之長、其賢者亦或體上愛養至意、不

然者且見以爲業有專官而已、可弛擔也、先臣吳世

忠嘗咄嗟道之矣。曰：臣任給事中時，具言水利爲農田急務，幸准覆行。及備員湖藩，而所屬陂塘池堰，湮塞如故，爲豪家填占，迷失者，在在有之。有塘寬十百餘畝，無勺水可資。若占塘爲田，則豪家也。塘寬而無勺水可資，則非豪家也。召里老咨問云：往朝廷重農，州縣以水利爲急，差官清理歲有修築，於時豪強不敢填占，民以實保結。故亢旱而農田有救，百姓有所賴也。邇年州縣官，惟勾攝詞訟之爲急，其餘塘堰冊報類非覈實，豪強填占，又置不問。雖奉勘合行視，特科索里戶，供應而去，初曷嘗

一至郊野，見所謂隄塘渠堰爲何若哉！及亢旱無收，恩旨蠲免，則已先期督徵入官，民未沾惠而國用不足。往往又額外科征之，此獄訟所以日繁而盜賊滋有也。嗚呼！自昔而已然矣。將何以挽其流乎？古天子巡狩入其境，田野闢，受上賞；荒蕪不治，蒙顯罰。近世設按察司，察此務；分巡御史，巡此務也。竊查憲綱一欵：農桑乃生民衣食之源，仰本府州縣行移提調官，常用心勸諭農民，趁時種植，仍將種過桑麻等項田畝計料，絲綿等項，分豁舊有新收數目，開報先。臣霍

韜發憤言此乃巡按御史急務也。今則徒為文具而已。旌舉守令。何曾稱其守其令。與過若干水利。勸過若干農桑。乞勅都察院舉行。其在陝西山西北直隸河南尤為至急。而邇年都御史孫丕揚請以保民實政五事課有司。庶幾申明高皇帝要束。奈何率弁髦之也。守令分符而治一方。儼然古封建侯伯之尊。昔尼父孜孜矻矻。無一同一旅。以抒其猷。士抱遺經。遇主輒提千里之封。乃民事不以關心。而一任蒿萊之。彌望謂誦法何。富教先勞亦私議于車塵馬足之間而已。痛哉可為慟哭者也。趙

邦清之為縣也。均田治水。儲粟賑災。怨勞有所不

避。此有司之責也。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孫文定上海徐光啓纂輯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陽張國維鑒定

直隸松江府知府 穀城方岳貢同鑒

田制

玄扈先生井田攷

農政全書終之三

終

萬

田考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田

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以令貢賦

王禎曰按古制井田九夫所治之田也鄉田同井井九百畝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積萬井九萬夫之田也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

田有澮所以通水於川也遂人盡主其地歲出稅各有等差以治溝洫

陳祥道曰三屋為井井方一里九夫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三十六夫十六井為丘丘方四里百四十四夫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五百七十六夫二百五十六井為縣縣方十六里二千三百四夫一千二十四井為都都方三十二里九千四百十六夫

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

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澮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尺深二尺謂之澮專達于川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

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注曰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爲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澮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

十里治澮

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澮百夫有澮澮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注曰十夫一隣之田百夫一鄙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澮澮皆所以通于川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澮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麓川澤溝澮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

如此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
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
三爲井十爲成成十爲通通十爲終終十爲同
書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左氏傳曰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按蔡氏註書畎澮之制但據周禮言之蓋虞夏之
制已無所考然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與一甸
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之數畧同則田制亦不
甚異也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
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陳祥道曰夏商周之授田其畝數不同何也禹貢
於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乂蓋禹平水土
之後有土見而未作有作焉而未乂則于是時人
工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畝而已公歷商周則
田浸闢而澆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詩
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甸之我疆
我理東南其畝則澆畧于夏備于周可知矣

劉氏曰王氏謂夏之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稀家七十而助周之民尤稀家百畝而徹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而所稅皆十一賈公彥謂夏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而稅百畝也商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畝菜五十畝而稅七十五畝也周百畝而徹據不易之地百畝全稅之如三子之言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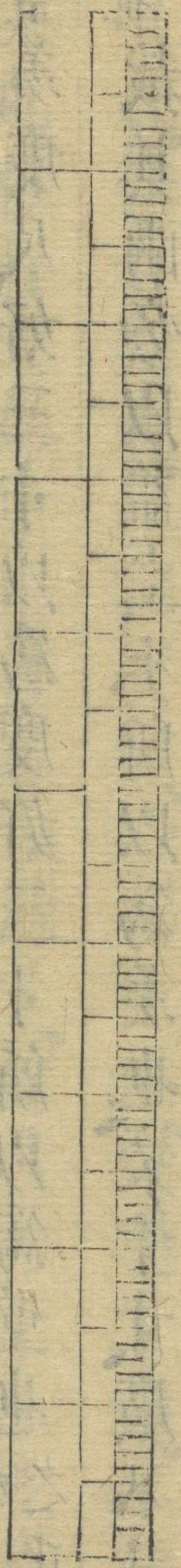
玄扈先生曰按三代制產多寡不同諸家之說互異劉氏一首疑之夫謂古民多後世之民少必不然也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則不得減唐虞至周養民幾二千年雖其間兼并者歲有度不能減生人之率二代革命所殺甚少春秋時所殺亦少直至戰國乃殺人以數十萬計此皆唐虞之代所留也度殷時人當數十倍於夏周時數十倍於殷耳安得謂古時人多而後世少乎且禹驅蛇龍

以居人、謂人多而田少、欲多授而不足、無是理也。謂古稅輕、後稅重、此無從辨其然不然。但如熊氏之說、則夏商皆二十稅一矣。乃既賦田于民、又有稅有不稅、而所稅者必于十一、此成何政體乎、亦無是理也。謂古地一易而後世之地不易、此於理宜有之、何者、人少地多則歲易、人多地少則不易耳。但如賈公彥之說、則夏實二伯畝而貢殷實百五十畝而助、卽歲易者以二當一、亦當言百畝、柰何二百畝而反謂五畝乎、亦無是理也。三家之言、大都曲說、劉氏之疑

民多少是也、而疑歲易之田亦誤、以愚意言之、此其間有一可論、有一不可論、嘗考尺度畝法、周之百畝當今田二十四畝、五分有奇而已、若夏尺夏畝與周等者、其五十畝當今田十二畝有奇而已、而謂足以食八口之家乎、且聖王制產、必度民之力可治、必度民之用可足、何至夏周之間、所差一倍、非夏之民勤于食、則周之民勤于力矣、此其尺度畝法、必有異同、乃夏商之故、今不可考也、此所謂不可論者也、其可論者、則三代聖王所爲厚于民者、非以多予之田爲

厚而以少與之田爲厚。譬食小兒者，非以多予之食爲愛，而以少予之食爲愛也。語曰：務廣地者荒。詩曰：無田甫田，惟莠驕驕。故后稷爲田，一畝三畝，伊尹作爲區田，負水澆稼。古之治田者，盡力盡法而不務多。大禹時，稷爲農師，未久也。於是洪水初治，作乂之士甚多，深恐其民務于廣地，以致荒蕪，故限田五十，不得踰制，而使精于其業。人人用后稷之法，卽此五十之田，可以足八口之食矣。治田旣少，業旣耑精，積久之後，因生便巧，如后稷之耕，兩耜爲耦，其孫叔均遂作牛耕是也。便巧旣多，人力有餘，至于殷周，遂以漸加多，而其田亦治，故由七十而至于百畝。要使人之力足以治田，田之收足以食人，必不至于務廣而荒耳。然周人治田旣稍廣，畜積必倍多，故周禮能以九年耕餘三年之食矣。今世貧人無卓錫，而廣虛之地，數口之家，輒田二三百畝，鹵莽滅裂，豐年則爲薄收，水旱則盡荒矣。此上之無法以教之，無制以限之，故也。

尺



貨布陰



貨布陽



貨泉



大泉五十



考尺度按古者度以絲起隋志曰蠶所吐絲為忽十忽為秋十秋為毫十毫為釐十釐為分考工記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好三寸所以為璧也好者之孔也裁其兩旁以益上下所以為羨也袤十寸廣八寸所以為度尺也則是十寸八寸皆為尺矣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

八尺為尋倍尋為常此周制也自漢以來世無正尺律度量衡靡有孑遺度無自起儒先所謂子穀拒黍中者徒有空言了無實驗心竭于思口弊于議不能決也惟晉大始中中書監荀勗尺按古物七品多合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依尺鑄律時得漢時故鐘吹律命之皆應然時好推遷諸代異制隋書載尺十有五等以荀尺為本大槩周尺漢劉歆尺建武銅尺宋祖冲之所傳尺皆與荀氏一體

他如晉田父玉尺、漢官尺、魏杜夔尺、晉後尺、魏前尺、中尺、後尺、東魏後尺、銀錯銅龠尺、後周玉尺、宋氏尺、萬寶常水尺、劉暉渾儀尺、梁朝俗間尺、各與荀互異。自隋以來，荀尺亦莫傳用。唐有張文收律尺，有景表尺。五代有王朴律尺，宋則太府寺有尺四等，又高若訥嘗按古尺十五等，李照胡翼之、鄧保信各有黍尺。崇寧中，魏漢津乞用聖上指尺，又紹興中，內出金字牙尺二十八，遂以其中皇祐二年所造大樂中黍尺作景鍾，然不知以何法累黍。程正叔定周尺，以爲當

省尺五寸五分弱，而省尺之度卒難攷詳。宋元晦家禮載司馬氏及攷定雅樂黃鐘尺，不明言長短，則周尺之制迄無成說。獨丁度建言歷代尺度屢改，惟劉歆鑄銅斛之世所鑄錯刀大泉五十、王莽天鳳中鑄貨布貨泉之類，不聞後世有鑄者，遂以此四物參按分寸正同。况經藉制度皆起周世，劉歆術業之博，祖冲之筭數之妙，晉荀氏之詳密，既合姬周之尺，則最可汰者焉。但惜其事尋罷，竟不施用。今試以諸品泉刀攷之，按漢志王莽更鑄大錢，徑寸二分，文曰大泉

五十年鳳五年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貨泉徑一寸文右曰貨左曰泉以貨布一分爲率參較其首身足枝長廣之數以爲尺又以大泉之寸二分貨泉之徑寸較之彼此毫釐無差足明丁之議爲至當而丁尺荀尺漢尺周尺一然無異諸家影響之說悉可廢矣蓋古人制度必微實乃信非可以揣摩定非可以口舌爭不見古物而欲知古人之制自不可得荀丁二氏跋實之見千載同符今荀氏所攷古物七事多不可得而漢錢傳于世者則徃徃有之據此以求周漢之度以尋管人定律制器營室分田之數始爲灼然無疑者也計周尺一尺當今浙尺八寸當今織染所 欽降金星牙尺六寸四分自後田畝俱以周尺計定別用今尺準之

六尺為步

司馬法六尺為步

每步積三十六尺

						方尺

步百為畝

十步二十步

百步

司馬法步百爲畝

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爲之畝。

古者耜一金，兩人并發之，其壟中曰畝，畝上曰伐，伐之言發也。耒與代高深廣各尺，一畝之中，三耒三伐，廣六尺，長六百尺，以此計畝，故曰終畝，曰竟畝。鄭注畝方百步者非是。

每一畝積三千六百尺。

古之一畝，以尺計，得面方六十尺，自之得積三千

六百尺。

以下畝法俱折方取易筭故

以步計，得面方十步，自之得積百步。

今時畝法，以步計，得面方十五步，四分九釐一毫

九絲三忽二微零，自之得積二百四十步，爲畝。

六尺爲步，以尺計，得面方九十二尺九寸五分一

釐六毫零，自之得積八千六百四十尺，爲畝。以三

十六尺而一，得積二百四十步。

五尺爲步，以尺計，得面方七十七尺四寸五分九

釐六毫零，自之得積六千尺，爲畝。以二十五尺而

一得積二百四十步

以丈計畝得面方七丈七尺四寸五分九釐六毫

自之得積六十丈為畝以二尺五寸而一得積二

百四十步

古之一畝以今法準之每浙尺八寸準古一尺得

面方四十八尺自之得積二千三百零四尺以今

畝法八千六百四十尺而一得田二分六釐六毫

六絲六忽零

以六尺為步計之得面方八步自之得積六十四

步以今畝法二百四十步而一得田二分六釐六

毫六絲六忽零

後言浙尺準古其尺法步法畝法俱做此

若以牙尺六寸四分準古一尺得面方三十八尺

四寸自之得一千四百七十四尺五寸六分以今

畝法六千尺而一得田二分四釐五毫七絲六忽

以五尺為步計之得面方七步六分八釐自之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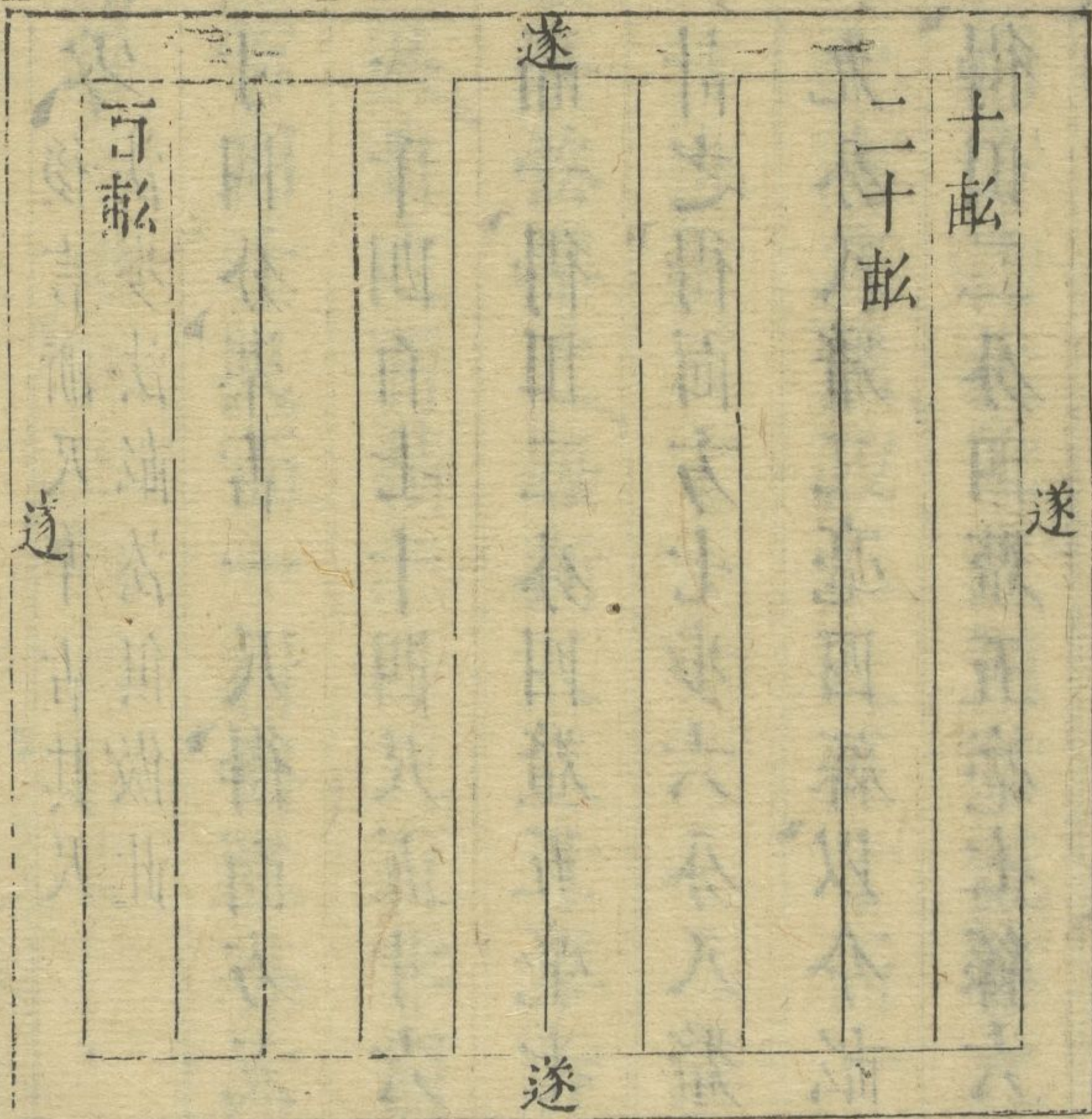
積五十八步九分八釐二毫四絲以今畝法二百

四十步而一得田二分四釐五毫七絲六忽

後言牙尺

準古其尺法步畝法俱做此

百 畝 為 夫



司馬法畝百為夫

周禮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逕

汝工記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畹田首倍之廣

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徑廣二尺

每百畝積得一萬步三十六萬尺

面方六百尺加遂徑八尺共六百零八尺自之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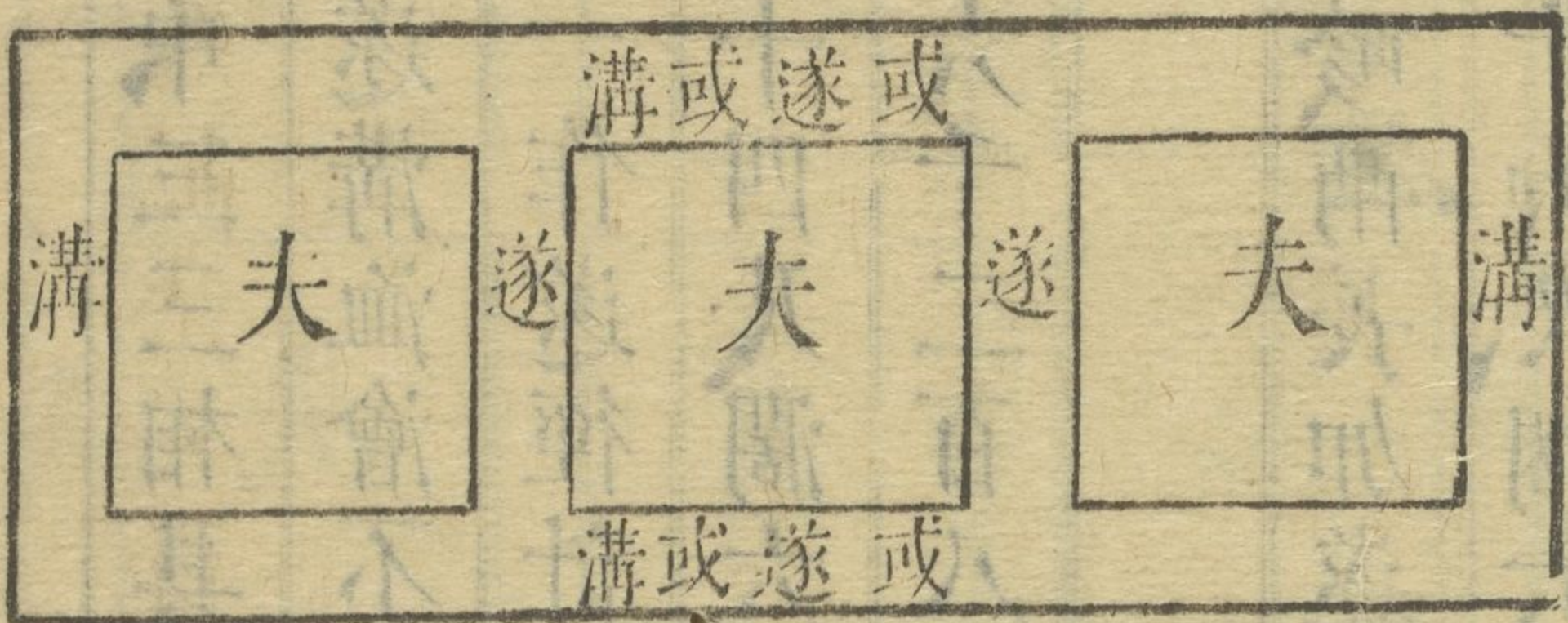
三十六萬九千六百六十四尺內夫積三十六萬

尺為田百畝遂逕積九千六百六十四尺得二畝

六分八釐四毫
 古之百畝今浙尺畝法筭得二十六畝六分六釐
 六毫六絲六忽一六
 遂徑七分一釐六毫
 今牙尺筭得二十四畝五分七釐六毫
 遂徑六分五釐九毫七絲

古之百畝今浙尺畝法筭得二十六畝六分六釐六毫六絲六忽一六
 遂徑七分一釐六毫
 今牙尺筭得二十四畝五分七釐六毫
 遂徑六分五釐九毫七絲

夫三為屋



司馬法夫三爲屋

屋具也一井之中三三相具出賦稅共治溝也

屋之廣長或傍遂溝洫澮不同今以兩濶加溝畛

兩長一作溝畛一作遂徑計之

長一千八百二十四尺濶六百十二尺自之得積

一百一十一萬六千二百八十八尺共三百十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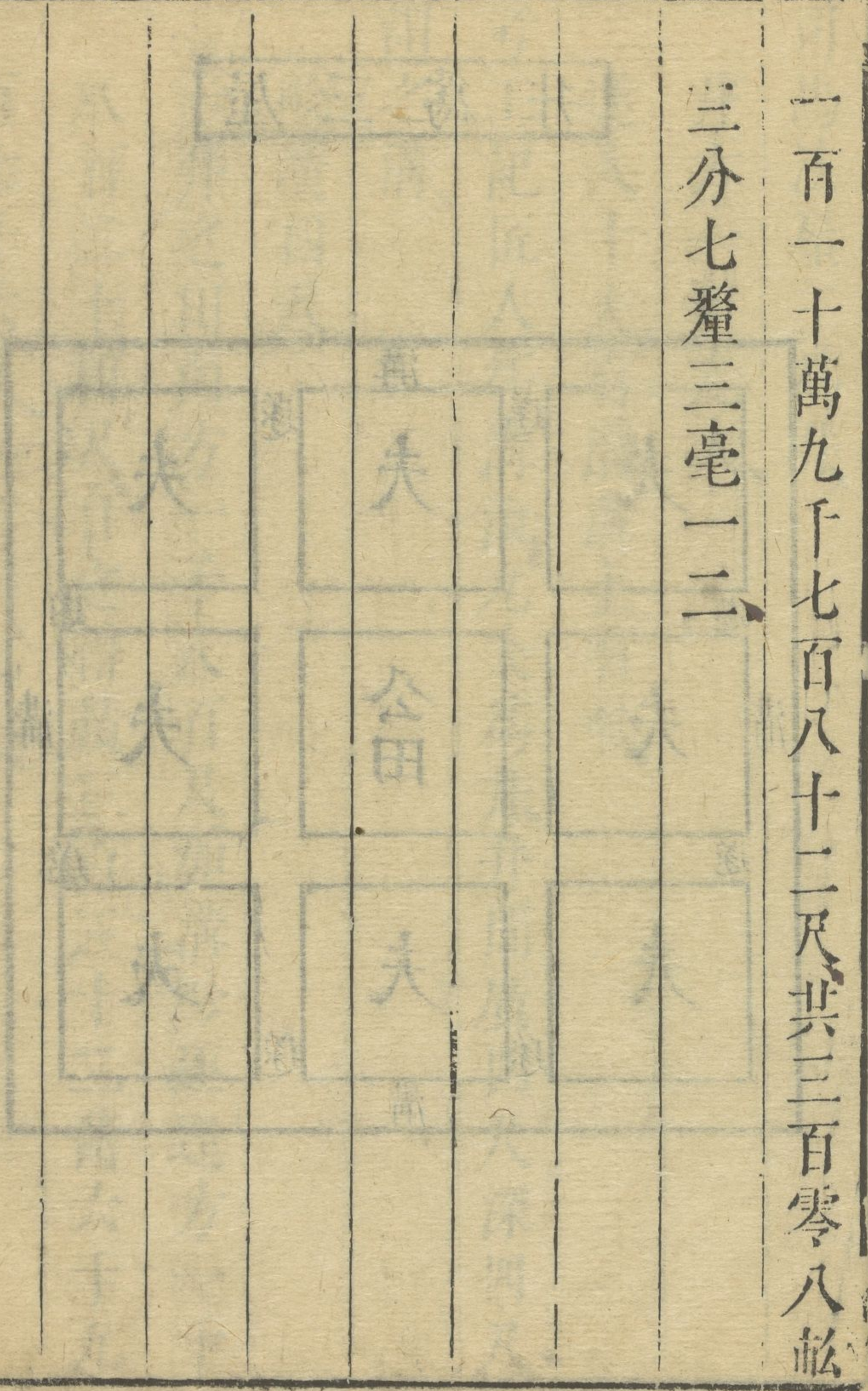
七釐九毫三六

若以兩濶加溝畛兩長加遂徑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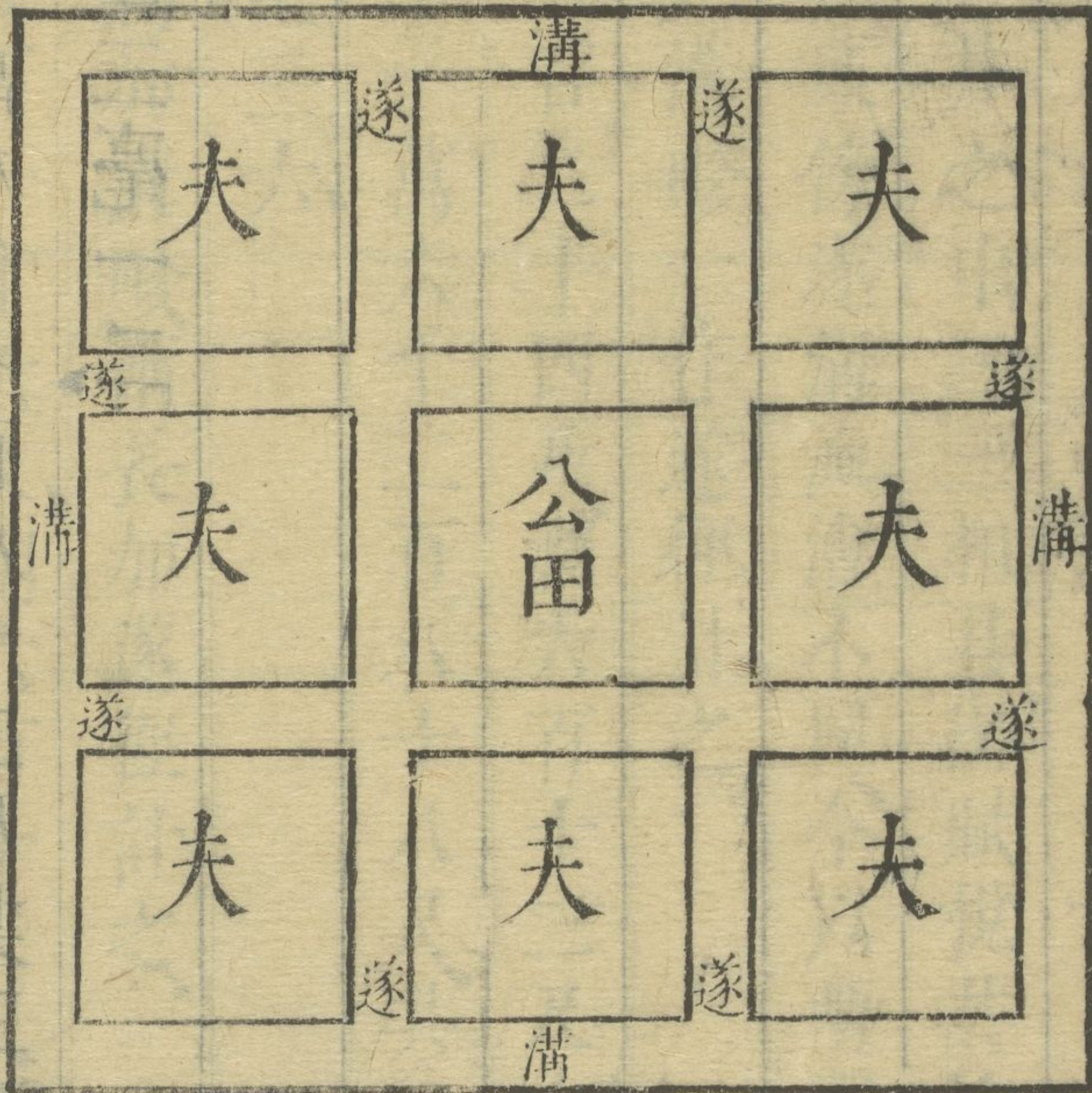
長一千八百一十六尺濶六百十二尺自之得積

一百一十萬九千七百八十二尺共三百零八畝

三分七釐三毫一二



井爲三屋



司馬法屋三爲井

井方一里九夫

遂人十夫有溝溝上有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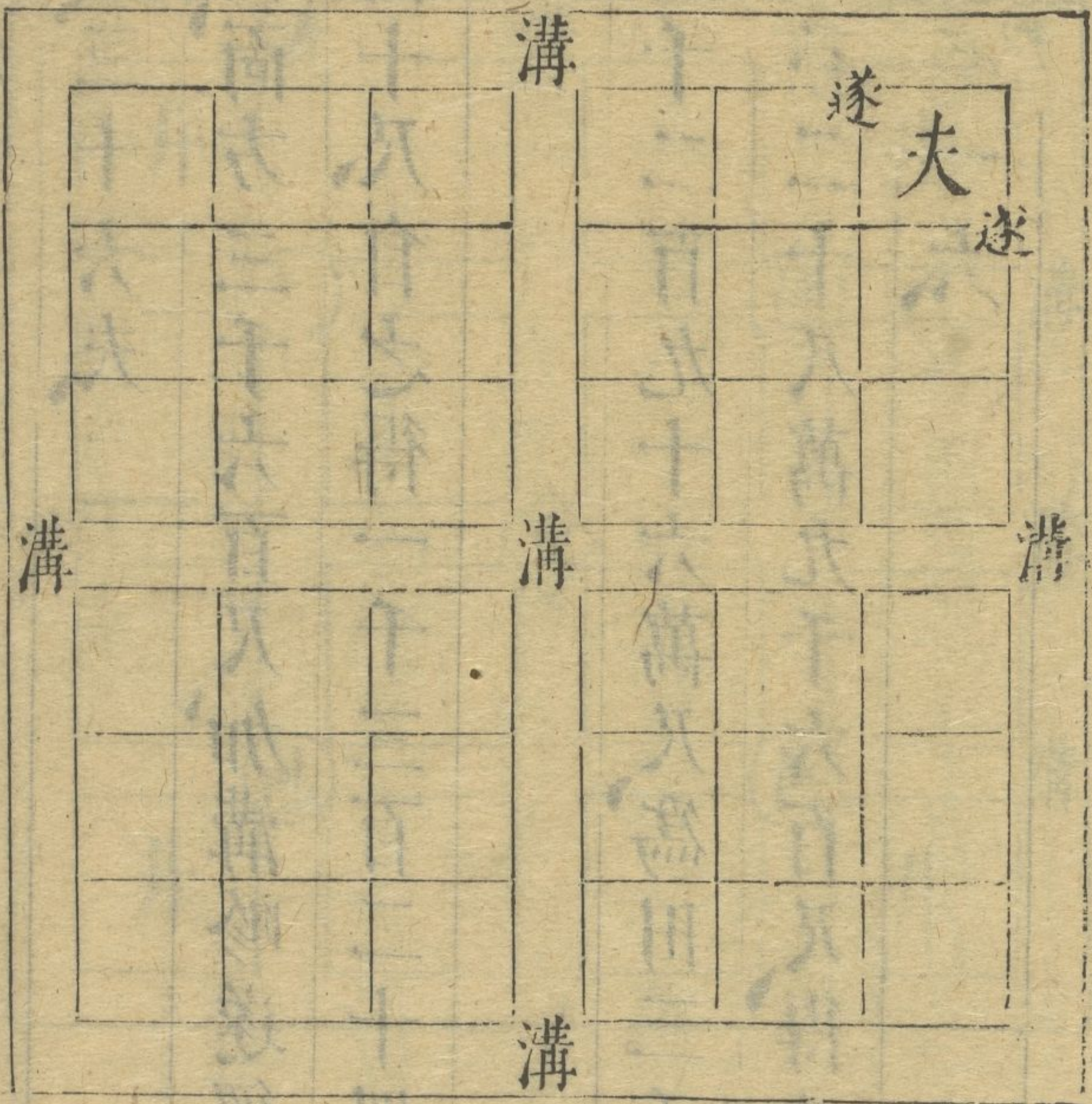
考工記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
謂之溝

畛廣四尺

一井之田面方一千八百尺加溝畛遂逕方一千
八百二十四尺自之得積三百三十二萬六千九
百七十六尺

內九夫積三百二十四萬尺爲田九百畝
 溝畛積五萬七千八百五十六尺
 遂逕積二萬九千一百二十尺二積共二十四畝
 一分六釐

四井爲邑



小司徒四井為邑

邑方二里三十六夫

一邑之田面方三千六百尺加溝畛遂徑面方三

千六百四十尺自之得一千三百二十四萬九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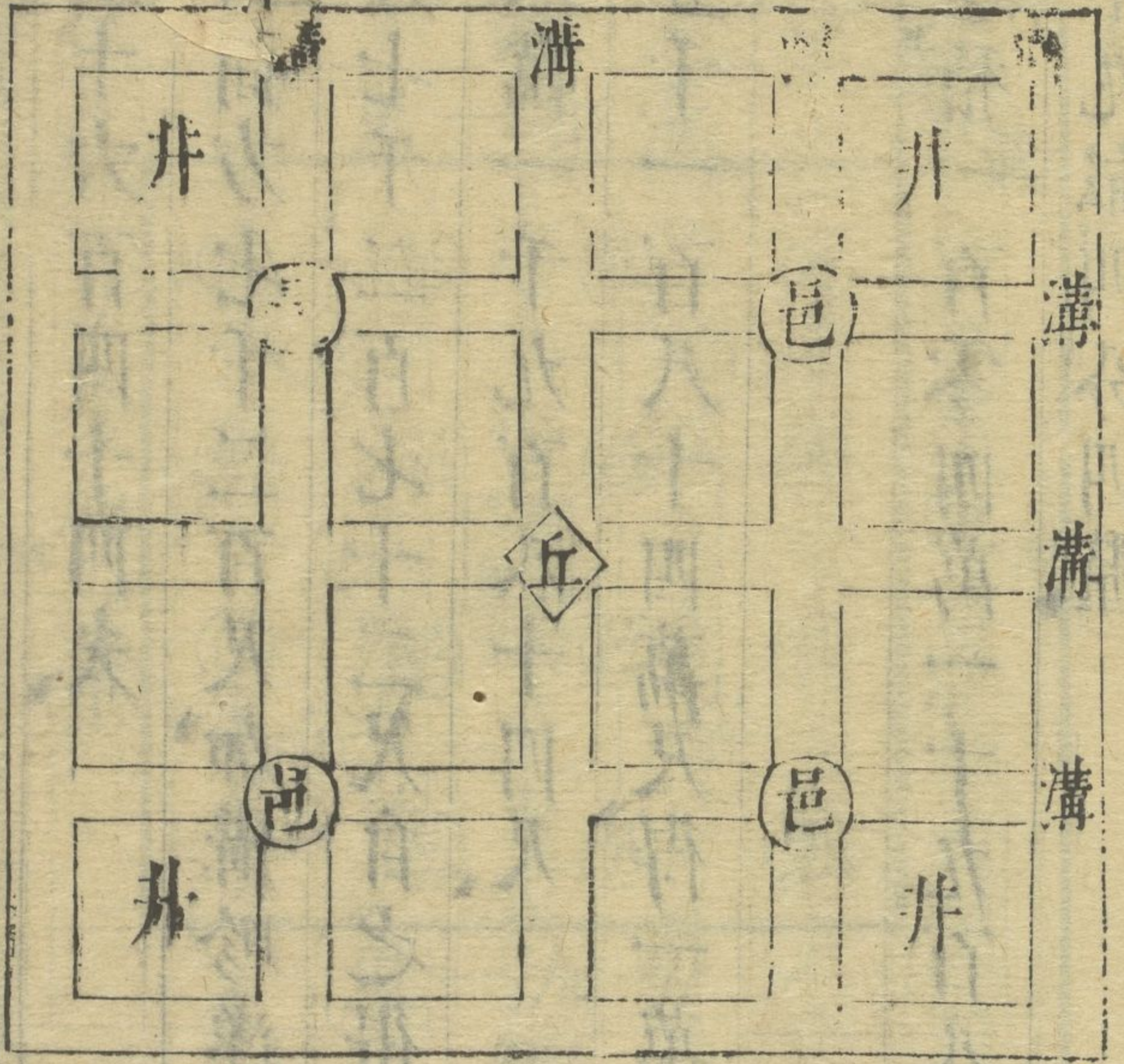
六百尺

內田積一千二百九十六萬尺為田三千六百畝

溝畛遂徑積二十八萬九千六百尺得八十畝四

分四釐四毫一六

四邑為丘



小司徒四邑為丘

丘方四里，十六百四十四夫。

一丘之田，百方七千二百尺，加溝畛遂逕七十

八，共百方七千二百七十二尺，自之得積五千一

百八十八萬一千九百八十四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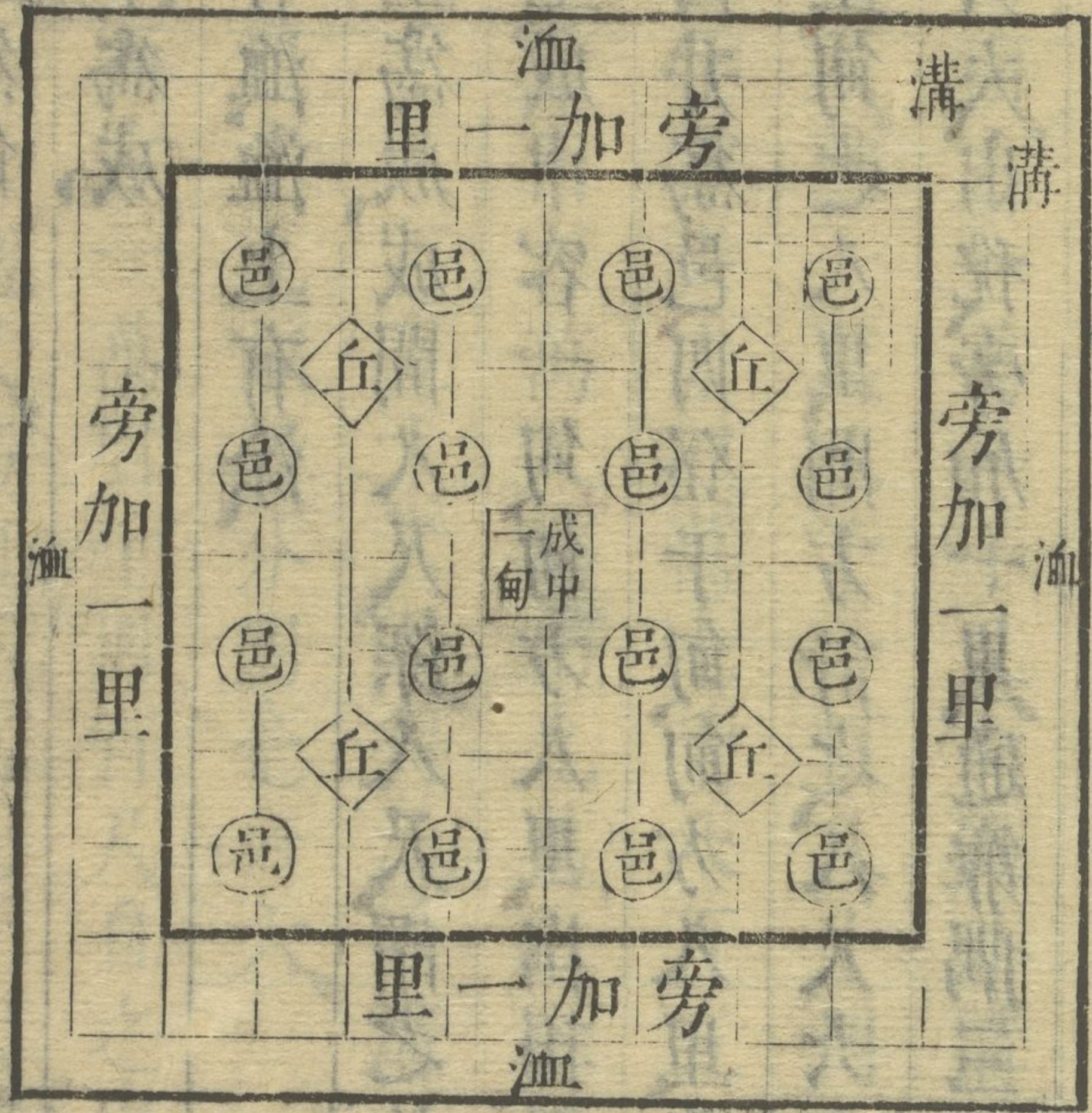
內田積五千一百八十四萬尺，得一萬四千四百

畝。

溝畛遂逕積一百零四萬一千九百八十四尺，得

二百八十九畝四分四釐。

四丘為甸



小司徒四丘爲甸

司馬法井十爲成

遂人百夫有洫洫上有涂

匠人方十里爲成成間八尺深八尺謂之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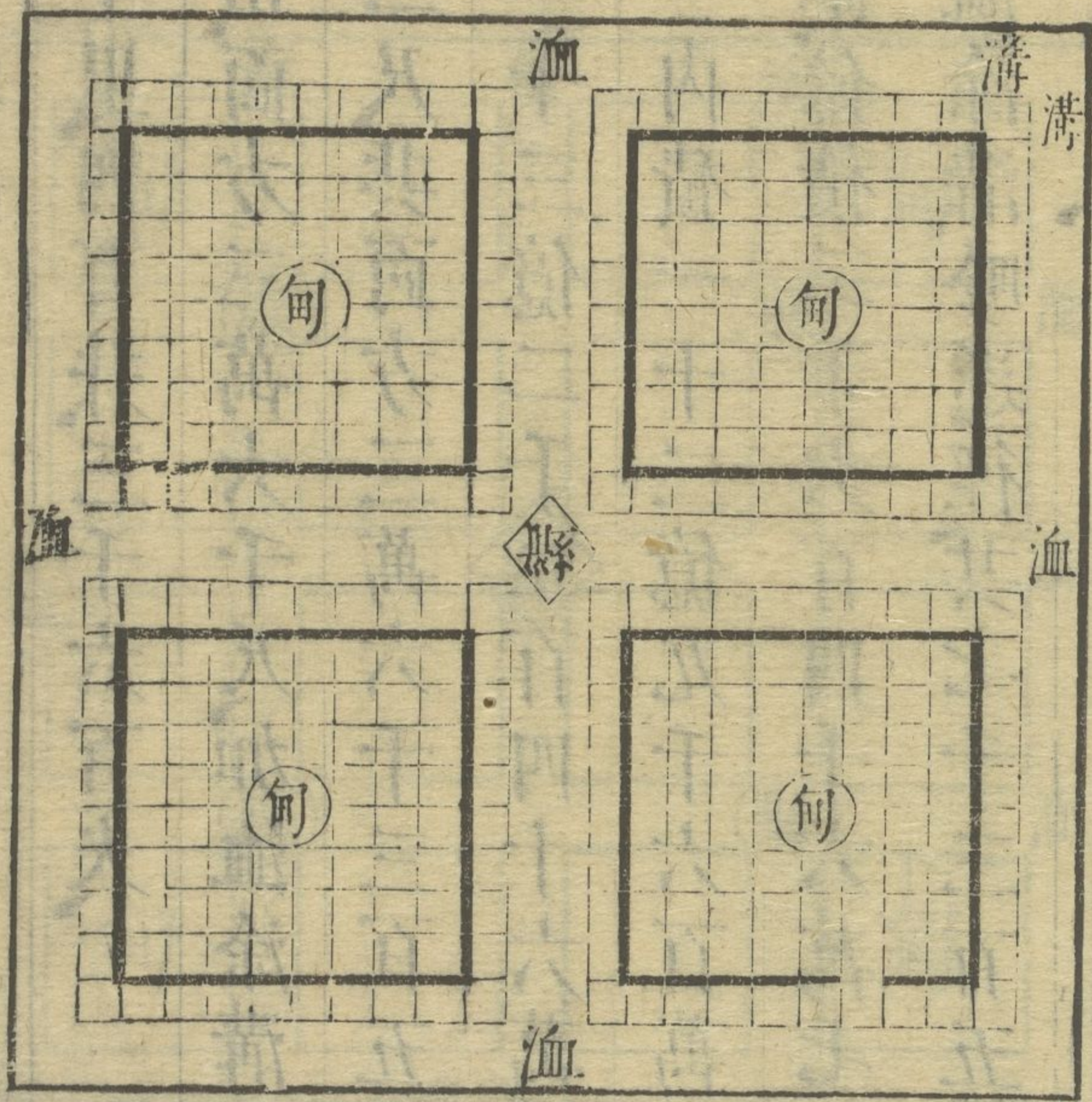
成方十里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沿邊一里治洫四井爲邑四登于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故方十里甸之八里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稅旁加一里通廉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

涂亦廣八尺

一成之田面方一萬八千尺加洫涂溝畛遂逕一百八十四尺共一萬八千一百八十四尺自之得積三億三千零六十五萬七千八百五十六尺內積三億二千四百萬尺爲田九萬畝餘積六百六十五萬七千八百五十六尺得洫涂溝畛遂徑共一千八百四十九畝四分四毫一六一甸之田面方一萬四千四百尺自之得積二億零七百三十六萬尺爲田五萬七千六百畝廉隅

積一億一千六百六十四萬尺爲田三萬二千四百
 百畝共得出稅田九萬畝

四甸爲縣



小司徒四甸為縣

縣方二十里，四百井，三千六百夫。

一縣之田，百方三萬六千尺，加洫涂溝畛遂徑三

白五十二尺，共百方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二尺，自

之得積一十三億二千二百四十六萬七千九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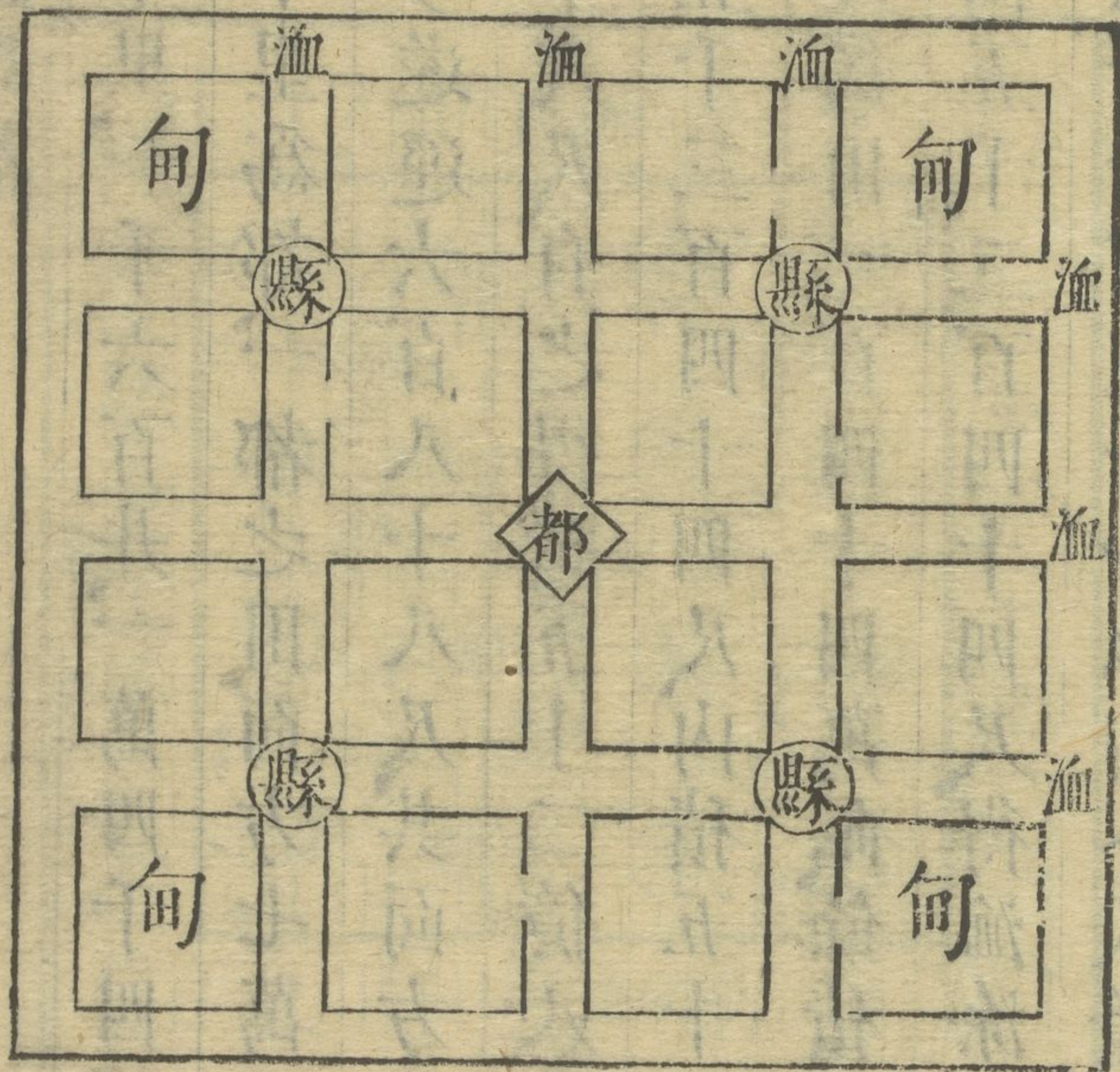
零四尺，內積一十二億九千六百萬尺，為田三

十六萬畝，餘積二千六百四十六萬七千九百零

四尺，得洫涂溝畛遂徑共七千三百五十二畝，一

分九釐五毫二

四縣為都



小司徒四縣為都

都方四十里、一千六百井、一萬四千四百夫

面方四十里為都、一都之田、面方七萬二千尺加

洫涂溝畛遂逕六百八十八尺、共面方七萬二千

六百八十八尺、自之得積五十二億八千三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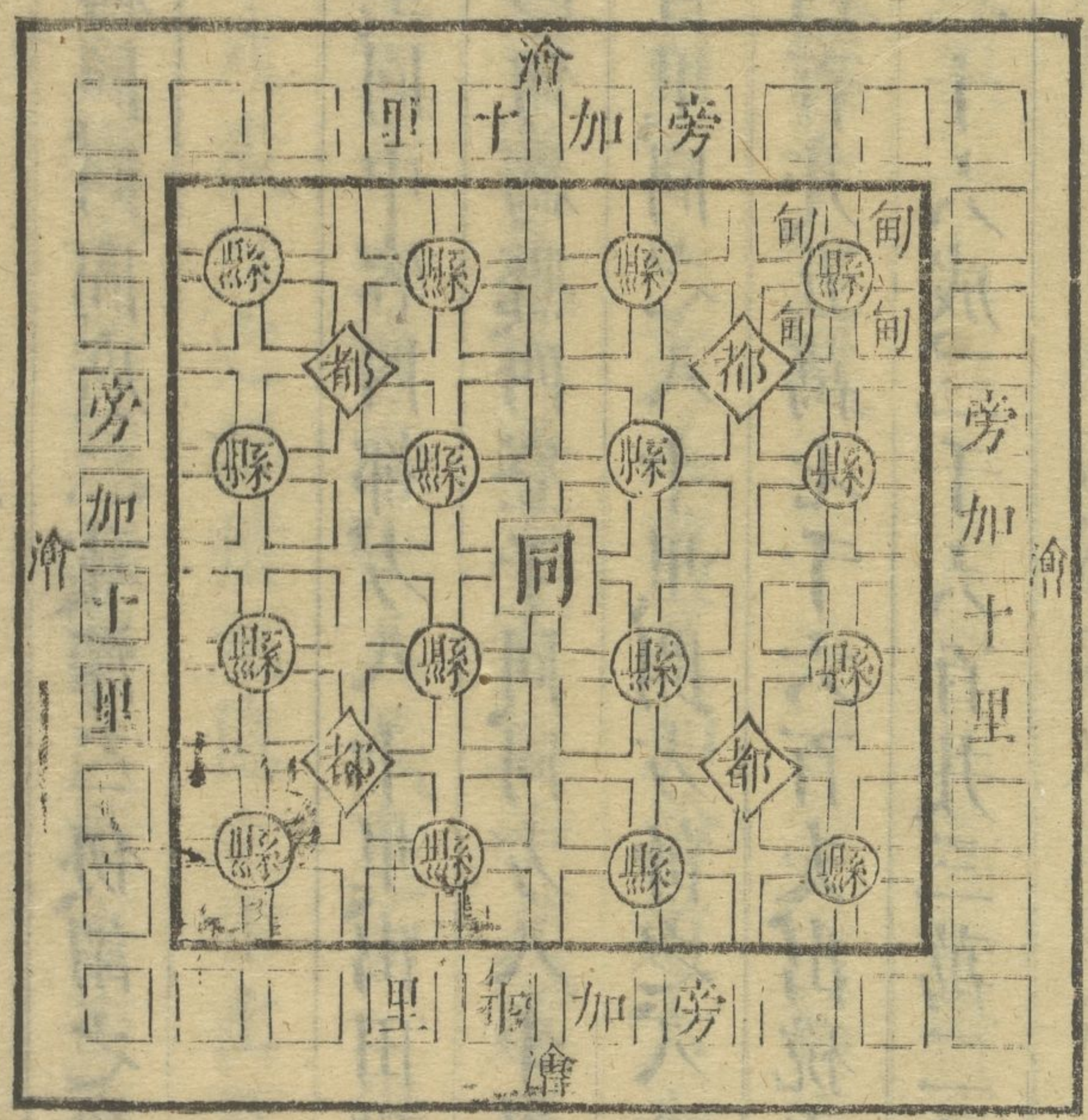
十四萬五千三百四十四尺、內積五十一億八千

四百萬尺、為田一百四十四萬畝、餘積九千九百

五十四萬五千三百四十四尺、得洫涂溝畛遂徑

其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一畝四分八釐四毫一六

四都為同



遂人千夫有澮澮上有道

匠人方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運于川

同方百里同中容四都方八十里出田稅沿邊十里治澮四甸爲縣四登于同同方八十里旁加十里故方百里同之八十里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成六千四百井五萬七千六百夫出稅旁加十里通廉隅三十六成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

治澮

澮達于川川者大水通流非人力所治

道廣二尋

井田之制備于一同

一同之田面方一十八萬尺加澮道六十四尺澮

涂一百四十四尺溝畛七百二十尺遂逕八百尺

共得面方一千七百二十八尺六而一得三萬零

二百八十八步自之得積九億一千七百三十六

萬二千九百四十四步以畝法積百步而一得九

百一十七萬三千六百二十九畝四分四釐內六

十四成積五億七千六百萬步為田五百七十六萬畝、廉隅三十六成積三億二千四百萬步為田三百二十四萬畝、共得出稅田九百萬畝、澮道血涂溝畛遂逕、共一十七萬三千六百二十九畝四分四釐、四十四尺為步、計一十八萬八千八百八十八步、若以商方一十八萬一千七百二十八尺、自之得積尺三百三十億零二千五百零六萬五千九百八十四尺、以畝法三千六百尺而一、得田數與前術同、

今時浙尺八寸、當古一尺、六尺為步、二百四十步為畝、算得田二百四十四萬六千三百零一畝一分八釐四毫、牙尺六寸四分、當古一尺、五尺為步、二百四十步為畝、算得田二百二十五萬四千五百一十一畝一分七釐一毫一絲七忽、古之九百萬。

今浙尺二百四十萬畝、澮道血涂溝畛遂逕、共一十七萬三千六百二十九畝四分四釐、牙尺二百二十二萬一千八百四十畝、澮道血涂溝畛遂逕、共一十七萬三千六百二十九畝四分四釐。

釐、文會徵稅十萬三千六百二十七石油四全四

今浙尺四萬六千三百零一畝一分八釐四毫

今牙尺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一畝一分七釐一毫

一絲七忽

五百四十一畝一分八釐一毫一絲八忽

三百四十一畝八釐四毫四絲一忽

八百八釐四毫一忽六分四釐四毫一忽五分八釐

漁池美村田二百四十四畝六分三釐一毫

今租賦入八市當古一尺六尺八釐也二百四十分

